

## 光落下來的時候

中原的下午，有一段時間是透明的。不是因為特別明亮，而是聲音自己走遠了。風穿過樹時不太用力，像只是路過，沒有要說服誰。光從葉隙間篩下，在地上停成一塊一塊不完整的形狀——有的圓，有的長，有的碎裂在草尖，有的靜靜躺在紅磚的縫隙裡，像被遺忘的紙片。我在那樣的時間裡走過校園。說不上要去哪裡，但也沒有迷路。只是走著，像身體記得某種方向，而意識只需要跟著。

有時候會經過中央草坪。那裡的人總是散散的：有人躺著，有人坐著，也有人什麼都不做，只是看著天空。沒有特別的理由，每個人彷彿暫時不需要被解釋。我也曾在那片草地上，和朋友一起仰望天空。那時候沒有特別說什麼，只是並肩躺著。風偶爾過來，草葉摩擦出極輕的聲音，遠處有傍晚的人聲，但都被距離稀釋成背景。我們只是一直看著天空。星星出現得很安靜。不是忽然亮起，而是像有人拿著炭筆，在深色的紙上輕輕點了一下，又點了一下。等到我們終於意識到的時候，夜色裡已經到處都是細碎的光。有些很亮，有些幾乎看不清，只能在眨眼的間隙裡勉強辨認。但不知道為什麼，那樣的時刻總讓人覺得時間停了下來——不是真的停，而是慢到像不再前進。彷彿很多事情都可以暫時不必回答。

「你有數過星星嗎？」朋友問。「沒有，數不完的。」「那就不要數啊。」他說。那時候我不太懂。後來漸漸明白了——有些東西不是用來數的，是用來看的。就像那片草地上的時間，不是用來計算的，是用來經過的。那一段記憶沒有很長，卻一直留著。像抽屜深處的小盒子，你不常打開，但它一直都在那裡，等著某一天你忽然想起，輕輕揭開，裡面的光還在。

再往前，是圖書館。門開著，裡面比外面安靜。那種安靜不是沒有聲音，而是聲音被馴服了——腳步自己放慢，翻頁被空氣稀釋，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。整棟建築像一只巨大的容器，把所有躁動的顆粒都沉澱下來。靠窗的位置總有人坐著。書本攤開，筆擱在一旁，有時書寫，有時停頓。窗外的樹一直在動，但很少有人抬頭。光從窗邊進來，落在桌面，落在書頁，落在那些低垂的眉睫上。時

間在那裡不會消失，只是變得不那麼急迫。有一段時間，我也常坐在那裡。不是為了完成什麼，只是想待在一個安靜的地方。早上進去，坐到中午，有時候讀得進去，有時候沒有。讀不進去的時候就看窗外——看那棵樹，看鳥停在枝頭，看雲從這一頭慢慢移到那一頭。時間過得很慢，但很清晰。待了多久自己是知道的，什麼時候該離開也是知道的。只是沒有那麼急。

後來有一天，我離開得比平常早一些。沒有特別的原因。書還沒讀完，筆記還沒整理，但身體先做了決定。我把書闔上，放進背包，椅子輕輕推回原位。走出圖書館的時候，光剛好落在階梯上。不是那種刺眼的光。是下午接近傍晚的那種——溫溫的，軟軟的，像一層薄薄的金色絲絨，鋪在灰色的水泥階梯上。我站在那裡看了一秒鐘，或者兩秒鐘。然後我走下階梯，沒有回頭。

之後的日子仍然繼續。課還是要上，報告還是要交，考試還是要準備。只是有些地方變得比較安靜了——例如那個靠窗的位置，例如那條走過很多次的路，例如那片曾經一起躺過的草地。我還是會經過它們。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樣，非得坐下來，非得待很久。我學會了路過。但我也慢慢明白，所謂離開，有時候不是結束，而是把某個瞬間留在原地。草地上的星光、圖書館的窗、階梯上那一秒鐘的光、那些沒有說完的沉默——它們都還在某個地方延續著。不是消失了，只是不再跟著你走。它們留在中原的某個角落，留在下午透明的那段時間裡，留在風穿過樹葉時輕輕的聲響中。

以後如果有人坐在我曾經坐過的那個靠窗位置，他會不會也看見同一棵樹？會不會也在某個讀不下書的午後，看著窗外發呆？會不會也遇見一個陌生人，安靜地坐一整個下午，然後點頭道別？我不知道。但我寧願相信，那些瞬間並沒有真的結束。它們只是換了一種形式，留在那裡，等著下一個人來遇見。

前幾天，我又走過那片草地。不是故意去的，只是剛好經過。傍晚了，草地上沒有人躺著，只有幾隻麻雀在啄食。天空是淺淺的橘色，雲很薄，像被手指輕輕抹開的顏料。我站了一下。沒有坐下來，也沒有躺下去。只是站著，看著那片

曾經和朋友一起數過星星的地方。風吹過來，涼涼的，帶著一點泥土的氣息。然後我繼續走。沒有回頭，也沒有停下來太久。只是心裡忽然覺得——這樣就好了。那些留在原地的光、星光、窗外的樹、階梯上的金黃、沒有說完的沉默——它們不需要被我帶走。它們會自己好好的。而我，只要記得自己曾經在那裡，曾經在某個下午，被光輕輕地照過。那就夠了。

中原的下午，有一段時間是透明的。我在那樣的時間裡走過校園。沒有特別要去哪裡，也沒有特別在找什麼。只是走著，讓光落下來，讓風穿過去，讓那些安靜的瞬間，一個一個，輕輕地經過我。